

芳草長亭路

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別情



中國文學小叢刊第11輯

中國文學叢刊第1輯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藏

芳華亭路

作者／呂正惠

書名／芳草長亭路

作者／呂正惠

發行人／高源清

發行所／故鄉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一〇七巷二〇號

電話／七〇五九九四二

七〇六二四七〇

郵撥／一四五〇七七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四六九號

製版／善美照相製版有限公司

呂正惠

臺灣嘉義人 民國三十七年生

現任中山大學中文系講師

著作：

「元白比較研究」

總序

顏崑陽

從傳統再踏出一步

民國六十六年，我們向愛詩者難展了一套重理古典詩歌遺產的專輯——「古典四書」，它包括四本書——「喜怒哀樂」、「愛恨生死」、「青紅皂白」、「春夏秋冬」，分別處理了中國古典詩歌形式及內涵上的幾個基本而重要的問題——情緒、生命、色彩、季節。

當時，我們提出這樣的主張：一從傳統出發，走入現代，走向未來；二保存感性的欣賞（詳細內容請參見古典四書總序）。第一個主張，是期許在重理中國古典詩歌之際，能回顧傳統、認清傳統、尊重傳統。然後，以傳統為基點，將中國古典詩歌的精美處，導入現代人的心眼中。更進而期望吾人依藉對古典詩歌深確的認識與陶養，而為中國現代詩的創作找出一條銜接傳統文化的正軌。第二個主張，是為矯正新批評者手段上的偏差。他們過度偏重理論性的剖析，甚至引用許多深澀的批評格式，硬套入一首本來很明白易解的古典詩歌上，將它宰割得支離破碎，反而使讀者陷入另一個用批評術語圍築成的迷陣中。這種批評，當然無法達到重理古典詩歌，引導現代人普遍地賞讀古典詩歌的目的。對於舊文化的揄揚與傳播，更缺欠高度的功能。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篇關在學院中自說自話的論文而已。何況，詩歌本是最感性的文學產物，任何掌握不到一首詩歌感情意境的剖析，都不能算是「完全」的批評。因此，我們提出一套較完整的詩歌鑑賞過程——由感性，入於理性，再出於感性（詳細內容參見古典四書總序），除了依藉理論分析，為讀者敞開鑑賞一首詩的大門之外，還希望保持一份感性的

欣賞，確實掌握一首詩的感情意境，以帶引讀者共同走入詩人的心靈殿堂。基於這二個主張，我們以「古典四書」，向古典詩歌正確的批評途徑跨出第一步。如今，我們又跨出第二步、第三步，繼續向愛詩者呈獻二套重理古典詩歌遺產的專輯。第二套由蔡英俊兄主編，共計四輯：興亡千古事（中國古典詩歌中的歷史世界，蔡英俊撰）、采菊東籬下（中國古典詩歌中的田園世界，陳幸蕙撰）、神州血淚行（中國古典詩歌中的亂離世界，李正治撰）、夢斷秦樓月（中國古典詩歌中的閨情世界，曹淑娟撰），這四輯已於六十九年十月出版。第三套由我主編，也有四輯：

- | | | |
|---------|---------------|-----|
| 1 月是故鄉明 | 中國古典詩歌叢刊——鄉愁篇 | 顏崑陽 |
| 2 落日照大旗 | 中國古典詩歌叢刊——邊塞篇 | 何奇彭 |
| 3 芳草長亭路 | 中國古典詩歌叢刊——別情篇 | 呂正惠 |
| 4 花落又關情 | 中國古典詩歌叢刊——詠物篇 | 陳啓佑 |

這八本專輯，分別處理了中國古典詩歌中最常見的八種主題。至此，我們重理古典詩歌的工作，已大致粗具規模。相信讀過這一系列十二本專輯之後，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精神面貌

，應該能夠得到概括性的認識才對。

中華民族是一株盤根在廣大土地上的古樹，泥壤供給他生命的滋養，泥壤使他免於吉卜賽式的悲愴。幾千年來，他們耕植這塊沃腴的泥壤；春來，在土地上播下了希望；秋來，從土地上收取了成果。就這樣，使得這個民族對土地產生了不可割離的情感，也養成了安土重遷的習性。然而，即使作爲一棵樹，也難免被拔離根鬚的苦痛，何況兩脚只是蹂踏在地面上的人們，當然有許多使他們不得不走離鄉土的因素。離鄉，鄉愁便由此滋生。自古以來，中國人便有四大懷鄉的原因：一是知識分子遊宦各地；二是戰士征戍前方；三是時代亂離而迫使人們流落異地；四是人們爲了討生活而離鄉背井。詩是貴族文學，詩人差不多都是知識份子。他們寫自己的鄉愁，也爲他人反映懷鄉的悲情。這便產生了許多動人的鄉愁詩，從詩經開始，流衍過漢魏樂府，流衍過六朝五言古詩，流衍過唐宋明清歷朝的詩歌，每一時代都有人們懷鄉的心曲。「月是故鄉明」一書，便是帶引讀者去領受這片古典詩歌中的鄉愁。

自有人類，便有戰爭。戰爭可說是人類私慾泛濫而成的激流，卻淹沒了人類自己的生命，爲大多數人帶來了死亡與不幸。戰爭既然這樣密切地關係到人們的生存，當然便很容易成爲文學上重要的主題，因爲文學本就在反映人們內在心靈的動向與外在生活的實況。戰爭，又可分为內亂與外患。內亂所造成人們流離的苦痛，大多反映在亂離詩中（參見李正治神州血

淚行）；而外患所造成戰士征戍之苦與離家之悲，則大多反映在邊塞詩中。邊塞詩被劃爲專題，大概起於明朝楊慎的升庵詩話。但邊塞詩的產生，則其來甚早，就從書面文學產生以後的詩歌總集——「詩經」說起吧！小雅采薇云：「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這是描寫征戍北方異族玁狁（即秦漢以後的匈奴），致使戰士離家不得安居的詩歌。其餘像小雅出車、六月、采芣、秦風小戎等，都是描寫征戍玁狁、荊蠻、西戎的邊塞詩。其後歷經漢魏六朝，都有這一類作品。至唐而邊塞之作，更是雷鳴充斥，產品豐碩。從史料的記載，黃帝南伐九黎蚩尤，北逐葷粥（即後來的匈奴），即啓抵禦外侮之戰。其後堯、舜、大禹之征討九黎、三苗。殷朝之平服鬼方（即以前的葷粥）、土方、人方。周朝之討伐玁狁、東夷、荊蠻、西戎。秦漢之討伐匈奴百越。魏晉之抵禦五胡，隋唐之征討東西突厥、回紇、吐蕃、南詔、高麗、黨項。宋之捍禦契丹、西夏、女真、蒙古人。明之征伐韃靼、瓦剌、女真。幾乎每個朝代都有外患，也都有邊戎。其中，唐代的西北邊患尤其嚴重，邊塞戰事因而成爲最好的文學題材，正好唐朝又是詩歌的黃金時代，來往於烽煙之間的詩人特別多，因此形成唐代邊塞詩的盛況。邊塞詩，不外反映邊塞防戍之苦，咀吮戰爭的慘酷，憐恤征夫思家之情與征婦想念丈夫之怨。間而也有宣揚戰士英勇的精神。但大抵來說，邊塞詩所展現的多是戰爭負面的苦果。當你讀了「萬里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

征戰幾人回」、「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你難道不爲陣前半死生的將士一掬同情之淚嗎？「落日照大旗」一書，便將引領你去體恤中國古典詩歌中邊塞的悲情。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人際的聚聚散散，與花兒的開開謝謝、月亮的圓圓缺缺，同樣都是宇宙萬事萬物必然的現象。你會爲月亮的圓滿而欣喜，爲花兒的盛開而愉悅，爲人們的相聚而歡樂。相對地，你當然也會爲人們的離散而悲愁，爲花兒的凋謝而哀怨，爲月亮的殘缺而傷嘆。人們內在情感的波紋總是因應著外在事物的風浪而起伏。「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生爲「情之所鍾」的吾輩，既作不到太上之忘情，也作不到最下者的不及情，那麼受困於悲歡離合的情緒，便勢難解免了。老子這樣說：「吾之大患，在吾有身」，李商隱這樣說：「深知身在情長在」，既生爲一個人，有生命情感的人，只要這身軀生命存在的一天，便很難解脫情感的牽纏，當然也就很難免除很多人生的痛苦。雖然，歐陽修曾經期許著：「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但要達到這等超脫情感的境界，其間卻要先接受多少悲歡離合的錘鍊啊！因此，不管怎麼說，在你閱盡人生之前，悲歡離合畢竟是始終翻騰在你心靈中的情緒。文學，尤其是中國的文學，更尤其是中國的詩歌，「抒情」是它最優美的傳統。因之，寫離別之情的詩歌，便充斥在每個詩人的詩集中。「人世死前惟有別」，的確，死別是一種椎心的鉅痛，生離亦乎是斷腸的哀苦。江淹不就說過嗎？

「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不管離開你的鄉國，離開你的親人、離開你的朋友，誰能沒有黯然銷魂的哀傷！那麼，「芳草長亭路」一書，便將帶引你去咀嚼中國古典詩歌中的離情別緒。

詩人內在的心靈世界是抽象的，而外在的物質世界是具體的。這兩個世界，看似被隔立，在可視與不可視的界域間，實則兩者並非截然分立，全無關聯。我們若加細審，當可看出兩者之間，至少有下列二層關係（一）外在的物質世界，往往是導引詩人內在心靈活動的力源。換句話說，詩人內在心靈活動常受外在物質世界某種程度的牽引。禮記樂記云：「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鍾嶸詩品序云：「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文心雕龍明詩篇亦稱：「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這樣說來，外在世界舉凡一草一木，一蟲一魚，莫不為引發文學靈思之動力。（二）詩人內在心靈抽象的活動，往往藉外在物質具體形象以為表徵。這種文學表現技巧，早見於詩經楚辭時代比興的運用。詩大序孔疏引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文心雕龍比興篇亦云：「何謂為比？蓋寫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準此，則外在物質世界實為詩人內在心靈之寓府。綜上二端，或「因物起興」，或「借物喻志」，內外相合，心物交會，而意象生成。

，詩篇以鑄。故詩人於寫物之際，若要其高妙，則莫不託情附意，以見詩心。歷來詠物佳篇，實皆詩人心志之表象。但前述以比興來說明心物交合之關係，只能算是廣義的詠物詩。因為比興之作，全詩仍以情意為主體，為命題，而牽入外物以為表徵比附，往往通篇只是一二句寫及物色而已。若狹義的詠物詩，則全詩以物為主體，為命題，而融入詩人的情意，故通篇都不離其物。詩經中所謂關關雎鳩、灼灼桃華、依依楊柳，只是比興之句，為詠物詩的胚胎，而未得全體。至六朝始以一物命題，唐人相繼創作，宋元明清又加以推廣。俞琰歷代詠物詩選序云：「詠物一體，三百篇導其源，六朝備其製，唐人擅其美，兩宋元明沿其傳」（按俞氏為清初人，故未述及清詩），俞氏這般話很能說出詠物詩的源流。我們今天所謂詠物詩，多從狹義，也就是指以物命題的詩篇。這類詩的寫作，要在不即不離。也就是不可太偏重描繪物象，而失其精神；甚而不見詩人的託意。但也不可太偏重攝取物的精神，寄託詩人的情意，而致物象不明。總要象、意俱全，既顯其象、又得其神，又能寄託詩人情意。即寫物即寫人，終而物我合一，始是佳作。駱賓王在獄詠蟬：「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沈」，李商隱詠蟬：「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便是物我合一的詠物佳構。「花落又關情」一書，便帶引你看看中國古典詩人怎麼在詠物之間寄託一己的情懷。

以上是這套書四輯大概的內容。我始終認為重理古典文學，不僅只是純文藝的探討，而

更應該是一種文化的探究。文藝只是廣大的文化泥壤中的一叢花樹。這叢花樹絕不可能孤懸在文化泥壤之外而得以萌芽、茁壯、成長。換句話說，任何一種文學的產生，必然有其一時一地的複雜文化爲其背景。就以中國古典詩歌來說，每個朝代所產生的詩體，都關涉到詩歌本身的流變；當時的政治、社會背景；當代知識分子普遍或獨有的價值觀及文學藝術創作觀念；歷代相沿成習的創作技巧；甚至傳統共認的用字用詞習慣。古典詩歌的產生，既有這樣複雜的歷史文化背景，我們以現代人的眼光加以重新整理，卻截然不顧它固有的歷史文化背景，將它抽離到一個虛懸孤絕的狀態下，藉用產生自西洋文化背景中的批評理論，加以肆意剖解。如此一來，所產生的誤解便可想而知。這種輕忽自己傳統歷史文化的批評態度，是「新文學運動」以來，學術界一批急於求新求變者的風尚。新文學運動爲現代文學的創作打開一個新天地，是無可否認的功勞。但因爲激進的「迎新」，而相對所產生過度的「棄舊」，而造成新知識分子對自己傳統文化的疏離，卻也是無可否認的罪過。這些年來，我在大學中文系講授詩詞課程，更切實感受到新知識分子對自己傳統文化已疏離到令人吃驚而痛心的程度。中文系的知識分子尚且如此，更遑論其他。以這種對自己文化缺乏深確認識的態度，若再冒然生吞活剝一套西洋文學批評理論，來剖解素所隔膜的古典詩，則其迷失與偏向，便將有南轅北轍之謬了。

六十八年，出版「古典四書」之際，我們的批評界，正盛行以西洋新批評理論宰割古典詩歌的風氣。如今這種風氣已漸平息，但我們希望那不是對古典詩歌再度的唾棄，而是以更正確的態度繼續去作重理的工作。批評方法的求新，的確值得鼓勵。但我們認為在運用新批評方法重理古典詩歌之前，應有二個基本原則：（一）深入而普遍地認識中國古典詩歌以及相關聯的歷史文化背景；（二）選擇適合中國古典詩歌的新批評理論。其實，中國自有一套詩歌批評的理論，我們嫌它缺乏系統、不夠精密。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先以這些傳統理論作基礎，重新整理得既精密，又有系統。這項工作，期待有志於中國古典文學批評的學者一起來努力。最後，我願再強調我們重理古典詩歌一貫的態度：

我們將從傳統出發！

走入現代！

走向未來！

目錄

導論

人生是離別

一

上篇：一般之歌

十一

悽悽去親愛——離別的本質

十二

今朝此爲別

初發揚子寄元大校書

唐·韋應物

十三

傷行色，來朝便是關山隔

歸國謠

五代·馮延巳

十六

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

玉樓春

宋·歐陽修

十九

猶恐相逢是夢中——重逢與再別

三

離杯惜共傳

雲陽館與韓紳宿別

唐·司空曙

二三

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贈衛八處士

唐·杜甫

二六

猶恐相逢是夢中

鷓鴣天

宋·晏幾道

三〇

思念故鄉，鬱鬱累累——故鄉的召喚

三四

出亦愁，入亦愁

古歌

漢朝民歌

三五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

悲歌

漢朝民歌

三八

但令歸有日，不敢怨長沙

度大庾嶺

唐·宋之問

四一

少小離家老大回

回鄉偶書

唐·賀知章

四二

憑君傳語報平安

逢入京使

唐·岑參

四六